

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等



文/顾彬

最近我查阅中国的英文报纸《China Daily》，因为我听说它介绍了贾平凹的最新小说《老生》。Zurich大学的一名女同事老跟我说这个作家很不错，说我应该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。我过去看过贾平凹的《废都》，但是这部小说让我非常失望。尽管如此，我上课的时候还是给学生介绍《废都》，也在杂志上帮我的研究生发表他写的书评，以及我同事的部分翻译。但是到现在，贾平凹在德语国家的读者依然不多。从《老生》来看，我们可以猜一猜为什么会这样。

《老生》好像不是小说，而是剧本。如果可以算小说的话，那么它也属于通俗文学。这部小说里什么都有：有一百个人物，有姨太太，有地主，有一百年的历史，有谋杀，有强奸，有国民党，有游击队，有这个，有那个，当然还有爱情故事。不过，这对别人都好——出版社和作者都能赚钱，美国汉学家们可以写很长的文章——除了我以外，谁都满意吧？

我还没有了解《老生》以前，我的希望是什么呢？我盼望作者写一个人的一天、一个人的灵魂。不过，他好像不要人的心理，他要的是美国电影似的动作片。

任何写作都很难。作家首先要面对语言的问题。如今，人们很难掌握好的语言。为了吸引普通大众的注意，政治、经济、媒体都在用最简单的词汇、最流行的话语形式。他们这样做是正常的，因为它们要成功，要很快成功。但是，一个作家不应该向它们学习。

作家难道可以不考虑读者市场吗？是的，必须。最深刻的哲学是少数人的，好的文学也是。不过，通过学者的努力，它将来会慢慢属于多数人。

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他们不能等，也不敢等。他们想今天出名，不想明天再修改作品，更不要谈后天了。不过，好

的作品都需要时间。杜甫等了200年，才有一个苏东坡发现他；李贺要等1000多年，才有一个毛泽东歌颂他。

我16岁前后开始写作，从来没有停笔，55岁才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。我早期的著作已经等了四五十年，今年才从地下室出来。它们会有读者吗？难说。不过有没有我无所谓，时间会决定它们的命运，我能等。

十年前我加入了德国作家协会，在波恩北威州南部我见到了两位诗人，他们在德国都算很不错的作家。他们都无意识地说过一句让我吃惊的话。当时已经65岁的Ludwig Verbeek说：“如果我还能写一两首诗，并且能够发表，我就很满意，我不要别的。”另外一个年龄小一点的作家Doris Distelmaier-Haas说：“如果我们还能写作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。因为好多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。”我当时想到，我从1988年到1994年没办法写诗，连一行诗都写不了。当然我当时在创作别的作品，比如散文，但是这都不如写诗，因为诗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，它是道理的避难所，是安慰的避难所，它把我们所有的眼泪擦掉。

要出名吗？开玩笑。要钱吗？不要。要下海吗？讨厌。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才27岁就去世的奥地利诗人Georg Trakl有一句话“往前面走，找你自己”，作家应该多思考这句话。

我也往后面找自己。杨炼告诉我，诗人应该发表他们早期的作品，要不然读者不会知道我们的发展。早期的作品都是幼稚的吗？不一定。在地下室，我发现了不少很不错的诗歌。谢谢杨炼，你鼓励了我；谢谢诗歌，你们耐心地等我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德国籍汉学家，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主任)

区区几个字，背后不简单

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

清后期，很普通的一天，泰安肥城西徐村，一个叫欧阳云亭的孩子失踪了。除了他的弟弟，没有人着急。那年欧阳云亭只有9岁，父母都已去世，只与弟弟相依为命。那天傍晚，他到井边打水，却一夜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乡亲们发现欧阳云亭掉到了井里，在井里困了整整一夜的欧阳云亭大难不死，却在被救出的一刹那，因为强烈的阳光照射而双目失明。

盲了的云亭跟随师父学习打卦算命，却被师父卖掉做了童工。云亭被卖到安徽六安给人家拉磨，从十一二岁起一直拉到40岁，后来因为偶然听到家乡人在附近聊天而认出乡音，从而回到老家泰安肥城西徐村。然后依靠打工挣来的那点积蓄，这位大半辈子困在磨房里的盲人竟一点点积攒下家业，做了地主，先后娶了三房媳妇，60岁上有了儿子欧阳怀丰。

后来，欧阳怀丰生下了一位闻名华夏的书法家——欧阳中石。

读着由刘爱军编著的《欧阳中石》一书，前半部不像是在读一本当代名人传记，倒像是读民国文人小说，从欧阳中石祖父传奇的发家经历起笔，把人带入一段风雨如晦的特殊岁月。

欧阳中石学习和成长的年代，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年代，汤用彤、金岳霖、张岱年、周礼全、奚啸伯、吴玉如、齐白石父子、启功、季羡林、任继愈等人相继与欧阳中石有过交集，大师们的个性风采和文人风骨，无不跃然纸上。

著名哲学家、逻辑学家金岳霖曾问欧阳中石，何谓“学问大”？欧阳中石脱口而出：“无所不知”。于是金岳霖狠狠骂了他，告诉他：学问大就是“能容”，不是说错了还要容他，而是要承认他的存在，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事物的存在。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这让欧阳中石明白，在人生道路上，无论是谁与他有任何不同意见，都要很好地思索，承认对方的存在。而这种一语道出学问真谛的点睛之笔，在今天读来，仍有醍醐灌顶之感。

欧阳中石曾与人讨论何谓“大师的气质”，他说：“大师的气质，说不明白。但俩人站在那里，就很清楚。气质是各方面综合形成的东西，人有学问，未必有气质；没有学问，也会有气质。有人一见，就想接近；有人一见，不想接近。”这种对气质的表述和感受，就这样不着痕迹地散落在欧阳中石一生，无声无色却有感觉，最终让他也成为一个让人想接近的人。

欧阳中石书法中传递的“理”和“道”，也值得我们思索。世人皆以为书法是一门艺术，悟性和苦练可使其水平提高，但很少有人能像欧阳中石这样，把道德、传统、文化、逻辑、通变之道寄于书法之上，而字只是露在海面之上的冰山一角，海下还藏着无穷无尽可资探讨的学问。

先说“德”。吴玉如曾教导欧阳中石说：“我教人却不为写字而写字，学书法必得有两大前提：一是学写字应先学做人，二是写字首先必须读书。”

估计对这个问题，欧阳中石曾经思索过很多次，他也与弟子们探讨过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未必都是正人君子。但欧阳中石仍然提出了“以德养书”，他认为人品与书品并不是完全相应的，但又绝不是毫不相关的。“书法是艺术，艺术就需要内涵，内涵愈端，表现愈正，内涵愈深，表现愈广。端与正之中都有着意义、感情的内容。一个人的品德情操，必然形成一个人的气质，必然在他的各种表现中有所显示。”

观欧阳中石一生，基本上是做到了这个“德”字。书法协会曾邀请他做书协主席，欧阳中石答：如果你们让我做主席，那我连会员也不干了。

欧阳中石从不把书法看成是一门艺术，他始终认为，搞文化的人不一定会书法，但学书法的人必须懂文化。

欧阳中石所带的书法博士研究生，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书法史、书法理论、字体书法研究三门专业课程外，还开设了古文字学、诗词曲联格律研究、中国文化专题研究、美学与艺术学研究、书学杂识等课程。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、逻辑学、戏曲等都颇有建树，欧阳中石认为，没有文化的人去研究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书法，是不可思议的；对学问与道德置若罔闻地去传承书学的历史正统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。在欧阳中石眼里，再好看的字，也是雕虫小技，细枝末节，而字背后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个人修养，才是根本。

说到逻辑学，以前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哲学词汇，与文字是八竿子打不着的。可大家都忽略了，欧阳中石是研究逻辑学出身的，他思索任何问题，都会不由自主运用到缜密的逻辑思维，一个一生清楚认识到“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，是客观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”的人，他的字又岂会拘泥于“字”本身那么简单。

曾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书法爱好者，拿自己的书法集请欧阳中石点评，欧阳中石很诚恳地跟他说：“你还会不会写。”对方立刻表态：“那我回去好好练。”欧阳中石瞅了一眼说：“练到什么时候呢？要动脑筋。”

“我到现在也不是个用功的学生，我也不大主张用功，功是什么？一个人最多一百年，你不睡觉也没多少工夫嘛。不是说不鼓励你去努力干事，而是说人应该学会从别人那里借鉴经验，尽量走捷径，人家刚撞完南墙，你也去撞撞试试，那人类就别进步了。前面有人达到了最高峰，你应当马上接替他高峰的地方。你用什么功？他早替你用完了，赶紧知道他就行了，再往前一步就了不起，又是个高峰。所以我主张学生要多动脑筋，不要用很深的功去夺取那一点收获，而要用一点功夺取更多的收获。”

所以说，“作字行文，文以载道，以书焕采，切时如需”。说句实话，若非友人相邀，我一向很少看当代文人的传记。中国人无论给史作记还是给人作传，都讲究“盖棺论定”，因健在之人总会与现实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或多或少影响到对其真实的评价。无论历史与现实，远处与身边，莫不如此。

可在《欧阳中石》这本书中，我悟到的却是区区几个字背后，深不见底的“理”和“道”。现在，你还觉得，写字是一件很简单、纯艺术的事吗？

(张洪波)

